



The Battle of Life



Charles Dickens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

The Battle of Life

Charles Dickens

人生的战斗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◎著
沈丹琳◎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生的战斗 / (英) 查尔斯·狄更斯 (Charles Dickens) 著; 沈丹琳译. — 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-7-5680-2013-8

I. ①人… II. ①查… ②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5683 号

人生的战斗

Rensheng de Zhandou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著

沈丹琳 译

策划编辑: 董 晗

责任编辑: 李 静

封面设计: 伊 宁

责任校对: 北京佳捷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监印: 周治超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
武昌喻家山 邮编: 430074 电话: (027) 81321913

录 排: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6.125

字 数: 73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,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三部分

128

第二部分

55

第一部分

1

第一部分

从前——其实时间并不重要，在勇猛的英格兰——其实地点也不重要，有过一场激战。那是在一个漫长的夏日，绿油油的草如波浪般起伏。一朵朵野花原本是上帝塑造来盛放晨露的芬芳酒杯，那天却感到鲜血灌满了它们饱含光泽的花盏中，个个垂下头来。一只只昆虫原本从无害的树叶和草叶那里得到了美妙的翠绿色，那天却被垂死之人重新染色，在受到惊吓后留下了怪异的足迹。被血沾染的蝴蝶将翅膀边缘的鲜血播撒到空中，溪流红了。被践踏的土地变成泥淖，这时，在满是人类

脚印和马蹄印的一潭潭死水中，那满目皆是的血红色依旧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烁着黯淡的光。

当月亮从远处看似黑黝黝一道线的山丘之上升起的时候，它先是在树梢变得朦朦胧胧，然后跃至天顶，俯瞰着平原，幸好老天没让我们看到照耀在那片土地上的月亮所看到的景象，遍地都是仰面朝天的一张张人脸，这些脸都曾依偎在母亲的胸前，或盯着母亲的眼睛，或幸福地安睡。当被玷污的风吹过白天充满厮杀、夜晚充满死亡和痛苦的这地方，幸好老天没让我们听到后来风低声诉说的秘密。孤单的月亮一夜又一夜照亮这块战场，一颗颗星星一直伤心地在天上凝望，来自大地各处的风不断吹拂着这片土地，直到战斗的痕迹被抚平。

战斗的痕迹曾默默地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最终所剩无几，因为大自然的力量远胜于人类的邪恶冲动。很快她便恢复了宁静，在罪恶的战场上微笑起来，如同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时候一样。云雀在高高的天上



战争 克拉克森·斯坦菲尔德 作



和平 克拉克森·斯坦菲尔德 作

歌唱；燕子忽高忽低，来来回回地飞翔；浮云的影子轻轻地追逐着彼此，掠过草地，掠过麦田，掠过萝卜田，掠过树林，又掠过掩映在树丛中的小镇，掠过那里的屋顶和教堂尖顶，朝着远方明亮的天地交会处飞去，一轮红日在那里徐徐落下；庄稼种下去了，长大了，又收割了；曾经猩红一片的溪流里，出现了一个水车；犁田的男人吹着口哨；一群群拾麦穗和晒干草的人们默默地干着活；绵羊和公牛在吃草；男孩们在田地里又呼又喊，好把鸟儿吓跑；炊烟从农舍的烟囱中飘出；安息日的钟声悠扬地响起；老人活着，又逝去；田野里的胆小生灵，灌木丛和花园里的质朴花朵，都在它们注定的有限生命中，生长和消亡……所有这一切，都出现在那块曾经惨烈和血腥的战场上，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场大战中丧命。

不过，起初生长在那里的麦田总会有一些深绿色的斑点，人们见了不禁害怕起来。年复一年，深绿色的斑

点总会出现，人们才知道，在那一块块肥沃的土地下面，埋葬着一堆一堆的人和马的尸体，它们竟也同样滋养着大地。在那里犁田的农夫，常被又大又多的蚯蚓吓一跳。而他们收获的禾捆，在许许多多年里，被叫作“战场的禾捆”，单独放在一旁。而且即便在最后一批进仓的禾捆中，也从来没有人见过一束“战场的禾捆”被放进去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被犁开的每一道垄沟中总会出现一些战斗留下的碎片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受伤的树木仍然矗立在战场上，在人们殊死搏斗过的地方还有被废弃的断篱残垣，一些饱受蹂躏的地方连一片叶子也长不出来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即便是那片死亡田野上的最美丽的花朵，也没有哪个乡村姑娘会采来戴在头上或胸前。过了一年又一年，人们仍然相信，如果去采摘那里长出来的浆果，手就会被染上颜色极深的印记。

然而，尽管一年四季就像夏日的云朵一样轻轻地溜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冬去春来的变幻还是将这场古老

冲突的遗迹悄然抹去；与这场战斗有关的这些传奇般的点点滴滴，也被临近的居民渐渐地从脑海中淡忘，最后变成了老人口中的传说。只有当冬日里人们围坐在炉火边时，才会被隐约想起，而且一年比一年模糊。在野花和浆果多年来无人采摘的这个地方，花园出现了，房子建起来了，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起打仗的游戏。受伤的树木早就成了圣诞节的柴火，在熊熊燃烧后灰飞烟灭。那一块块深绿色的庄稼地再也看不到了，那长眠于地下的人也不再记得。犁铧仍然时不时地翻出一些生锈的小块金属，但很难断定它们过去的用途，于是发现它们的人就会冥思苦想，还各执一词。一件有凹痕的古老盔甲和一个头盔经年累月地挂在教堂里，有个半盲的孱弱老人总是想不明白，挂在刷成白色的拱门上方的这两个东西究竟是什么，他像个婴儿一样对它们充满好奇。假如惨死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军能够复活一小会儿，回到他们倒下时的样子，每个人都站在他们的长眠之地上，那么会

有成百上千满身是伤、面如死灰的军人站在家家户户的门口和窗前向内张望，他们会从僻静房屋的炉膛中随烟升起，会成为马厩和谷仓中的存粮，会突然出现在摇篮中的婴儿和看孩子的保姆中间，还会顺流而下，在水车上打着漩，挤满果园，站满草地，又一次在堆草场上堆满。回想有成千上万人死在这战场上，这里的变化可太大了。

或许，变化最大的地方莫过于一个小小的果园，连着一幢古老的石头房子，门廊处种着忍冬草。那大约是在一百年前吧，在秋天里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果园里传出阵阵音乐和笑声，两名少女在草地上欢乐地跳舞，五六个从树上摘苹果的农妇站在梯子上，停下手中的活计朝下面看，分享着少女们的快乐。这真是一个美妙、生动、自然的场面：美好的日子，清静的地方，无拘无束、无忧无虑的两名少女，在自由、欢快的心境下跳着舞。

假如这世界上没有表演这回事儿的话，我们的生活或许比现在要好得多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会变得极其愉快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我希望你也有同感。望着两个女孩这样跳舞，真是令人陶醉。她们的观众只有站在梯子上摘苹果的人。她们乐于让这些人感到快乐，但她们跳舞是为了让自己快乐（至少你会这么觉得），而且你会禁不住喜欢上她们，就像她们禁不住要跳舞一样。她们跳得多好啊！

她们不像在剧院中表演的舞者，根本不像。也不像某某夫人教出来的学生，完全不像。她们跳的不是四对舞，也不是小步舞，连乡村舞都不是。她们的舞既不是老式的，也不是新式的，既不是法式的，也不是英式的，不过或许碰巧带点儿西班牙风格，我听说西班牙舞蹈自由欢快，小小响板的声声拍打带来了一种随性而舞的轻松氛围。她们在果树中间跳舞，一路跳到光秃秃的小树林那里，再跳回来，彼此轻盈地转呀转，在明媚的

阳光下，她们的舞步散发的欢乐似乎在不断扩散，就像水中的一道涟漪。她们飘逸的秀发和飞扬的裙角，她们脚下的丰盈草地，在晨风中沙沙作响的树枝——上面的叶子闪烁着光芒，在绵软的青草上投下斑驳倒影——和煦的风掠过这如画的景色，欣然吹动远处的风车，风车快活地转起来——从这两名少女，到在垄沟上犁田的农夫，他们之间的一切，在天空的映衬下，就好像是这世界上最后的事物——这一切似乎也在跳舞。

终于，这对跳舞的姐妹中的妹妹，气喘吁吁地扑到一张长凳上咯咯笑着。姐姐倚着旁边的一棵树。总是出错的竖琴和小提琴以一段花里胡哨的乐曲结束了演奏，就好像在显摆自己精神头十足，不过事实是，以刚才这样的速度演奏，拼了命地要与跳舞的人比个高低，以至于连半分钟也再坚持不下去了。梯子上那些摘苹果的妇女噼里啪啦地鼓起了掌，然后，声音刚落，就转过身去又像蜜蜂一样忙活起来。

或许，她们比蜜蜂还要勤快，因为这时，一名年长的绅士，此人正是杰德勒医生——你们应该知道，这里是杰德勒医生的房子和果园，而这两名少女是杰德勒医生的女儿——赶忙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，是哪个讨厌鬼在早餐之前到他的地盘上演奏音乐。杰德勒医生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，并不十分爱好音乐。

“在今天奏乐跳舞！”医生说完就顿住了，然后喃喃自语道，“我以为她们今天会担惊受怕呢。但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。怎么啦，格雷丝，怎么啦，玛丽昂！”他接着大声说道：“今天早上的世界是不是格外疯狂啊？”

“就算是的话，爸爸，也请包涵一下，”他的小女儿走到他跟前，凝视着他的面孔，回答说，“因为今天有人过生日。”

“有人过生日，小猫咪！”医生回答道，“难道你不知道每天都有人过生日吗？难道你没听说过每分钟有多

少新手进入这个——哈哈！根本没办法一本正经地说这件事——进入被称为人生的这个荒唐可笑的行当？”

“没有，爸爸！”

“没有，你当然没有。你是个大姑娘了——就快是了，”他凝视着这张依然凑在他面前的漂亮脸蛋说道，“我猜今天是你的生日吧？”

“不！你真的不是猜的吧，爸爸？”他的宝贝女儿喊了起来，嘬起她红红的嘴唇，等着爸爸的亲吻。

“好！这吻里可带着我的爱哦，”医生说着，碰了碰女儿的嘴唇，“祝你成天这么——快乐。希望这样的滑稽戏天天有。”医生自言自语道：“可真是好！哈哈！”

我刚才说过，杰德勒医生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，而他人生哲学的核心和神秘之处在于，他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场大大的恶作剧，世间太过荒唐，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严肃对待。他的信仰体系从一开始就与他脚下的这片战场密不可分，一会儿你就会明白。

“好吧！可你是从哪儿找来乐队的？”医生问道，
“肯定是偷鸡摸狗的人！这些流浪乐手哪来的？”

“乐队是阿尔弗雷德叫来的。”他的大女儿格雷丝边说边把妹妹头上戴的几朵小花整理好。半小时之前，对美丽的妹妹疼爱有加的她，亲手为妹妹戴上了这些花，可跳舞把花都弄乱了。

“哦！阿尔弗雷德把乐队叫来的，是吗？”医生问道。

“是的。他一早进城时碰巧遇到他们出城。这些人徒步旅行，昨晚在那里住下，因为今天是玛丽昂的生日，他觉得她会喜欢的，就叫他们来了，还写了张便条给我，说如果我也这么想，就让他们为玛丽昂演奏小夜曲吧。”

“哎，当然了，”医生漫不经心地说，“他总是听你的意见。”

“我的意见可不是赞成嘛，”格雷丝诙谐地说，她停